



劇大叢書

早點前

范方譯

862

0-1-1

上海劇藝社

874.4
2773
2

劇本叢書之一

范 方 譯

早 點 前

(獨幕劇)

上 海 劇 藝 社

1938

早點前

(究 必 印 翻 有 所 權 版)

翻 譯 者

范

方

發 行 者

陸 鄭

壽 孝

慈 達

總 經 售

漢 文 正 楷 印 書 局
上 海 山 東 路 二 一 二 號

經 售 處

本 外 埠 各 大 書 局

承 印 者

倉 韻 印 務 公 司

上 海 南 成 都 路 一 四 一 號

本 劇 排 演 及 攝 製 電 影 權 屬 於 上 海 劇 藝 社

中 華 民 國 廿 七 年 十 月 初 版

每 冊 實 售 大 洋 壹 角

序

大戰後英國戲劇裏一直沒有出色的人才；白利與高爾斯華綏已經死了，蕭伯納雖還活着，但他們的主要工作都在戰前已完成。現在英文戲劇裏能夠與他們爭短長的倒是一位美國作家奧尼爾。

美國的戲劇文學，因為歷史短的關係，沒有像英國的十六世紀法國的十七世紀般可以驕人的東西。不過最近二十年來，奧尼爾的才分，替美國戲劇爭回許多光榮。現在歐洲多數國家，都演過他的戲，就是東方的東京，孟買也演過。前年諾貝爾文學獎金贈給奧尼爾，這更證實了他已享着的國際名譽。

在中國介紹奧尼爾的文章，有過好幾次，其中且有很好的。翻譯方面，有瓊斯皇帝與天外等六七種。上演方面大概還沒有過。

早點前是奧尼爾早年所寫許多獨幕劇中的一個。一九一五年他在哈佛大學跟倍格教授學了一年戲劇後，就在紐約格林尼契村住下了。紐約文人，藝術家多半都聚居在這一帶。一九一六年他寫早點前，其中羅蘭先生，就是這村裏的人物。

這不但是獨幕劇，而且是獨腳戲，除開羅蘭先生的一隻伸出來接水的手外，臺上沒有第二個人。有人或擔心這是危險的嘗試。其實也不盡然。我們所見聞的雖然只是半壁戲——羅蘭夫人一人的動作，賁罵；可是我們最關心的還是由她的舉動言語，所介紹給我們的那個人的命運——那另外看不見的半壁戲。這自然是作者故意賣弄的關巧。這個關巧吸引着觀衆的注意力，一直到羅蘭夫人的驚慌表明了羅蘭先生已經自殺為止，但那時幕也下了。

把一切兇暴的行爲，如謀害自殺等，都擺在後臺，是希臘悲劇的傳統。後來劇作家雖然已早不尊守這傳統，甚至有在臺上流血爲非常熱鬧場面的，但巧妙的應用，還到處可見。早點前不過是一個例子罷了。

最成疑問的恐怕是羅蘭先生的自殺。單是爲了羅蘭夫人的一頓責罵，羅蘭先生就自殺嗎？原因或不如是單純。窮困潦倒，想成作家的失望，不滿意的婚姻，過去的打擊，還有，那海倫的信，都引他走到了這條路。這條毀滅一切理想的路。同時司特林堡 Strindberg 懺惡女人的態度，也影響奧尼爾造成這個戲的結局。

這個獨幕劇算不得奧尼爾的傑作。但他對人生細微的觀察體會，劇情的緊湊，以及上演方面的嘗試精神，即使在這短短的劇本裏，或也能見到一些。

林 率 十月廿日

早點前

人物：

羅蘭太太

羅蘭先生(不出場)

景：紐約城克立斯托夫街的一層樓上，有一間廚房飯廳兩用的小房間。房之右後方，有一門通外面的走廊。在進門處靠左邊，有一個水槽和一隻兩個火眼的煤氣爐。從煤氣爐直到左牆，有一個藏置碗盞雜物的壁櫥。左方，有二窗。從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太平門窗台有些盆景，因為沒有人照料，淹淹待斃。窗前，有一隻鋪着油布的桌子。桌旁，有兩把籐椅。另外一把籐椅在後門右方靠牆處放着。

右牆的後半段，有一門通入臥室。再向前，衣鈎上掛着男女各式衣服。一根晒衣用的繩索，從房之後左角橫穿到前右方的牆上。男人的襯衣襯褲晾在繩索上面。是初秋一個晴和而有陽光的早晨，約在一點半鐘左右。

羅蘭太太從臥室方面登場，打着哈欠，手還在忙着把髮針插進她圓腦袋上褐色的髮髻，擦草結束她最後的修飾。她是一個中等身材的女人。胖得沒有身段，而一件不時式的，襁褓不堪的藍色衣服，更襯得她臃腫醜陋。她的臉部缺乏個性，臉上各部小而端正，眼睛藍得沒有了品。她的眼睛，鼻子和那無力而含怨的嘴上都掛着一種苦澀的表情。她不過廿二三歲左右，但看去，却老得多。

她走到屋子中央，連打了好幾個哈欠，儘量伸直她的胳膊。她惺忪的倦眼掃射房裏一周，怒容滿面，這種怒容是躺了很久而並未睡得很久的人所常有的。她無精打采地走到右方掛着的一堆衣服那邊，從衣鈎上取下了一條圍裙。她把圍裙繫在腰

上，那個結不聽從她骯髒的肥胖的手指的時候，她便迸出一句「死東西」來發洩。最後，她把那個結打好了，便慢慢走到煤氣爐邊點着了火眼。她在水槽裏把咖啡壺灌滿，拿來擱在火上煮。然後她倒進桌旁的椅子，手放在頭上，好像頭痛的樣子。突然她臉上光輝了起來，彷彿記起了什麼事情，她向碗櫥瞥了一眼，然後緊緊地注視着臥室，聚精會神地靜聽了一時。

羅蘭太太：（低聲）亞弗萊德！亞弗萊德！（臥室內沒有回答，她滿腹狐疑，

繼續提高着嗓子喊道）你用不着假裝睡覺。（對於這句話，室內還是沒有回答，

於是，她放心了，站起來，踏着脚尖，小心走到碗櫥前。她輕輕打開一扇櫥門，竭力不使發出一點細微的聲音，然後從一疊碟子後面隱秘的處所抽出一瓶戈登牌杜松子酒和一隻玻璃杯。正在那時候，她一不留神，錯將頂上的碟子碰了一下，發出叮噠的聲音。這聲音使她感到負罪而驚跳，接着便含怒地望着臥室的門口）

（她的聲音顫抖着）亞弗萊德！

(停了停，就在那時候，她細聽室內有無聲音，然後她拿起玻璃杯，倒了一大杯酒，咕嚕嚕一口吞進了肚子；然後急忙把酒瓶和酒杯放還原處。關上櫥門時如同打開時一樣謹慎，她深深呼了一口氣，又倒到椅子裏面。她方才喝下的摻有大量火酒的飲料，立時起了反應。她抖擻起精神，像是精力聚集了，唇邊浮着一種生硬的報復的微笑，望着臥室。她的目光迅速掃視了戶內一周，然後盯住掛在右方衣鈎上的男人的西裝和背心，她偷偷走向敞開着的門口，站在那裏，不讓裏邊的人看見，靜聽裏邊的動作)

(半耳語地喊着) 亞弗萊德！

(還是沒有回答。一旋身，她從衣釘上把那西裝和背心抓在手裏，回到椅子旁邊。她坐了下來，從每個口袋裏掏出許多東西來，但又很快地放了回去。最後，她在背心最靠裏的口袋，找着了一封信)

(看着筆跡——慢慢對自己說道：)

哼，我早就知道了。

（她展開信紙往下讀。首先，她是懷恨的、激怒的表情；但當她讀到臨了的時候，却變成一種惡意的洋洋自得了。她沉思焦慮了一會兒，目不轉睛地凝視着前方，手裏捏着那封信，唇邊浮起險惡的笑意。然後她把那封信放回背心的口袋，依然小心翼翼地不去驚醒那熟睡的人，把衣服掛在原來的衣鈎上，接着走到臥室門邊，向裏面張望着）

（用一種洪亮而尖仄的聲音）亞弗萊德！（更響了些）亞弗萊德！（室內發出

含糊不清的打呵欠的聲音）這時候還不該起來？你打算在床上睡一天嗎？（轉了一周，回到椅子旁邊）我知道你在床上能賴一輩子不起來的。（她坐下來，煩躁地望着窗外）天知道現在什麼時候了。自從你傻瓜一樣當掉了你那隻錶以後，我們就沒有法子知道時刻了。那隻錶是我們最後一件值錢的東西，你肚子裏也明白。隨便什麼東西，你都拿去當，當，當——磨着時候不去找事做，要不想盡法子不

好好去做事，一點兒也沒有個男人腔調。

（她緊咬着嘴唇，神經質地用她的腳蹬着地板）

（稍緩）亞弗萊德！起來！聽見沒有？我得在出門前把床理好。我可不能聽你把房

間永遠弄得亂七八糟的。（輕蔑地一笑）除非你上那兒去弄點兒錢來，不然的

話，我們就在這兒耽不久了。天知道我多賣氣力——再說——每天還得到外邊去給

人家縫補，你哪，擺起大少爺的派頭，跟街頭那幫游手好閒的藝術家在酒店裏鬼

混。

（停了停，然後她便神經質地玩弄着桌上的杯子和碟子）

我倒想知道，你打算上哪兒找錢去？房租這個禮拜就該付了，你知道房東是個怎麼樣的人。他不會讓我們在這兒多耽一分鐘的。你說你找不到事情做。那是騙人的話，你自己也知道。你壓根兒就沒有去找事。你只會成天糟蹋時候寫些狗屁不通的詩跟小說，難怪沒有人要買——當然，誰也不肯。你瞧，我隨時能夠找到一個位置

，像樣兒的位置；也就是我賺來的這點兒錢沒有叫我們餓活餓死。

（站起來，走到煤氣爐旁邊——望望咖啡壺裏，看水沸滾了沒有；然後又回來坐下）
你今天可也得上那兒去找點兒錢來用啦。不能纔讓我去，我也不高興去。你得好好放明白。那怕是求，借，偷，隨便那兒，你也得去。（輕蔑地笑了一下）可是究竟那兒，我倒想打聽打聽？求嗎，你太驕傲了，借嗎，你也借够了，偷嗎，你還沒有那份兒胆子。

（停了停——憤憤然站起來）天老爺子，這早晚還沒有起來嗎？只有你才這樣，不是再睡一覺，就是假裝睡一覺。（她走近臥室門口，向室內張望）
嚶，你起來了。好，也該起來啦。你用不着那個樣兒看我。你的神氣再也不用想騙我一騙。我太清楚你了——你就想不到我多清楚——你跟你的把戲。（把身體從門邊背轉過來，臉上很顯得洋洋自得）
我知道的事多着哪，我親愛的。你現在不用管我知道些什麼。我出門前會告訴你的，你別着急。（她走到房間中央。站在那裏，獨自

發怒。)

(憤憤然) 哼！我想我該備好早點了——其實，沒有多少東西預備的。(疑問地)
除非你有錢給我？(她收住了話，等待室內回答。室內却並不回答) 問也白問！

(她發出短促的竊聲) 本來嗎，我這時知道你應該比以前更清楚了。昨天晚上，你一發脾氣離開這兒，我就曉得要發生什麼事情。一秒鐘我也不能信任你。你回來的那個樣子可真够瞧的！我們吵架只是你要胡鬧的一個藉口。其實，你當了你的錶，有什麼好處？還不是拿錢去買酒喝？

(她一邊說話一邊走近碗櫥，搬出碟子，杯子等物)

快點兒罷！這些日子，托你的福，早點用不着怎麼預備的。今天早上我們有的也就是麵包牛油和咖啡；要不是我出去做活，把手指頭都差點兒縫掉，你連這個還沒有得吃哪。(她砰的一聲把麵包擲在桌上。)

麵包隔了夜，一點味道也沒有。我希望你喜歡吃。你就不配吃什麼好的，可是我不

明白，爲什麼我也要受罪。（走近煤氣爐）咖啡快熬好了，你別做夢，我可不等你。（突然大怒起來）你這半天到底在那兒幹什麼？

（走到門口，向室內張望）好，你總算快把衣服穿好了。我以爲你還躺在床上哪。那才像你。瞧你今天早上臉色多難看！看天老爺的份兒上，刮刮鬍子罷！你活噁心死人！你活像個流氓。怪不得沒有一個人願意給你事做。我一點兒也不怪人家——看看你的樣子，半點兒雅緻也沒有。（她走近煤氣爐）這兒有的是熱水。你沒有法子偷懶的。（拿了一只碗，從咖啡壺裏倒出些水來灌進去）我攔在這兒了。

（他伸出手到房間裏來拿。那是一雙有着尖細手指的，美麗的，柔弱敏感的手。手抖擻着，把水潑在地上。）

（刺護地）瞧你的手抖擻得多利害！你還是戒了酒的好。你支不住的。你會中了酒毒麻痺的。那就什麼都完了！（望着地板）瞧你把地板糟蹋成什麼樣子了——煙屁股呀，煙灰呀，弄得滿地都是。爲什麼你就不能把牠們放在一個碟子裏頭呢？可

不是，你不會這樣體諒別人的。你永遠不肯爲我着想。屋子用不着你來打掃，你也就樂得糟蹋了。（拿起一管掃帚，胡亂掃着，激起一陣灰塵。從內室裏發出一種磨擦剃刀的聲音。）

（掃着地）快點兒罷！快到我出門的時候了。晚一步，我就會丟掉我的位置，以後你就不用再想我養活你了。（她譏刺地加上了一個才想到的念頭）那時候呀，你就要逼的不得不去找事做，幹什麼苦活兒了。（在桌子底下掃着）我要知道的是，你今天到底去不去找事。你知道，你家裏不肯再幫我們的忙了。他們也看够了你。（靜靜地掃了一會兒）這種生活我簡直過够了。真想回娘家去。要不是我太好面子，不願意讓他們知道你多麼不爭氣，我真想回娘家去，——你，你是百萬富翁翁羅蘭的獨生子，哈佛大學的畢業生，詩人，又是全城女子追求的目標——哼！多神氣！

（辛酸地）要是她們知道了真情實況，怕沒有幾個人妒忌我哪。我們的婚姻多美滿

，我倒想知道知道？你那百萬富翁的父親，欠了人家一屁股債，死了，可是他沒有死以前，你早就不把你女人放在心上了。我想，你當時以爲我應該高興的，既然屈尊娶了我——你可忘記你事先給了我多少苦頭喫。當着你那些高朋貴友，你怕跟我在一起，因爲我父親不過是一個開雜貨店的。你敢說我的話不對嗎？好在我父親是一個老實人。單憑這個，就比你父親高多了。（她一直掃到門邊，靠着掃帚歇了一會兒）

當時你希望外人想，是我硬要嫁給你，好讓外人同情你，你說你沒有嗎？沒有生那孩子以前，你告訴我，你愛我，話說得流水一樣快，叫我相信你的謊話，你沒有嗎？你叫我相信你並沒有要你父親拿錢收買我。其實他倒打算收買來的。現在我可明白了。我跟你在一起過了這麼久，總算沒有白過。（黯然）幸而那可憐的孩子養出來就死了。要不然，遇着你這樣兒的父親，够多好！

（靜靜地，鬱鬱了半嚮——然後她帶着一種野蠻的欣忭繼續下去）倒得的可也不止

我一個人。至少，還有一個女人，她現在就不用指望跟你結婚。（她把頭伸進臥

室去）海倫怎麼樣啦？（她從門口退回來，略帶驚慌）

別那麼看着我！是的，我看她的信了。你要怎麼樣？我有權利過問。我是你太太。我要知道的我全知道了，你用不着撒謊。你盯着我也沒有用。你不用想拿你大爺的架子吓唬我。要不是我，你今天早上出去連早點也沒有得吃。（她把掃帚吃察攔

回牆角）隨我做什麼事，你從來就沒有感謝過。（她走到煤氣爐旁邊，把咖啡倒在壺裏）咖啡已經熬好了。我可不等你。（她重新坐到椅子上）

（停了停——煩躁地把手放在頭上）今天早上，我的頭疼得要命。像我這樣的身子，整天關在不透氣的屋子做活，羞也得羞死。只要你有一半兒像人的話，我也就不會甞在這兒了。照規矩，應該輪着的是我，不是你。你知道這一年來我病得多厲害，可是我想弄點兒什麼東西提提神，你總要反對。連我從藥房買來的那瓶補藥，你也不讓我喝。（乾笑）我知道你巴不得我早點兒死了，省得碍你的眼；那

時候你就可以自由自在去追那些傻女孩子了，她們把你當做一個了不起的，被人誤解的才子——就像海倫和她那一幫子人。（從臥室裏傳來一陣因痛苦而劇叫起來的聲音）

（作滿意狀）瞧！我就知道你刮破臉了。這正是給你的一個好教訓。你知道，你不應該天天晚上出去鬼混，拚命喝酒，把神經弄得這麼糊塗。（她走到門邊，向內

張望）

你的臉色爲什麼那麼青？你爲什麼老那樣盯住鏡子瞧？看老天爺的份兒上，你把臉上的血擦擦乾罷！（戰慄起來）好不怕人。（用一種慰藉的口氣說）哎，現在

好了。我就怕看見血。（她從門口稍爲退回來幾步）你別自己受罪了，到一家理

髮店去給人家刮刮罷。你的手抖擻得多厲害。你爲什麼那麼盯着我？（從門口扭

回身來）我可以給你一毛半錢——你可得答應我不拿去賣酒喝。你還爲着那封信

跟我嘔氣嗎？（挑戰地）是的，我有權利看你的信的，我是你太太。（他走向

椅子，又坐了下來。略緩。）

我知道你成天儘跟女人鬼混，你老說你在圖書館，這種謊話別想騙得了我。海倫到底是誰？也是一個藝術家嗎？要不然，她也寫詩嗎？看她的信就有點兒像。我可以打賭，她一定告訴你，你寫的東西是又好又好，你哪，就傻瓜一樣信以為真。她長得年輕漂亮嗎？你用你那種詩意的話兒迷惑我的時候，我也是年青，也是漂亮的；可是祇要跟你過上一年半載，誰馬上也得毀的。我可受够了折磨！（她走過去，把咖啡從煤氣爐上拿下來）早點已經預備好了。（輕蔑地投了一眼）早點！

（給自己倒了一杯咖啡，把壺放在桌上）你的咖啡要涼了。你在那兒幹什麼？——莫非還在刮鬍子？你趁早兒別刮啦。你總有一天要給自己刮一個大口子的。（她切好麵包，又抹上牛油。她說着下面台辭的時候，她一邊吃着麵包，喝着咖啡）

我一吃完，就得趕路了。我們總得有一個人做事才成。（發怒）你今天到底去不去找事做？你那些高朋貴友真要是看得起你的話，他們應該會幫你的忙的。可是我

猜他們就喜歡聽你說廢話。（靜靜地坐了一會兒）

不管海倫是誰，我總覺得她很可憐，你難道一點兒也不替人家打算打算嗎？難道她家裏就聽你們胡鬧嗎？我看見她在信裏邊提到她家裏人來的。她打算怎麼樣？——把小孩子養下來——還是去找個大夫打胎？這一下子可真好了。她上那兒去找錢來呢？她本人有錢嗎？（她等候室內回答她一連串的問題。）

哼！你不肯拿她的事告訴我，不是嗎？我倒挺關心她的。其實，仔細想來，我並不怎麼同情她。她知道她自己幹的什麼醜事。從她的信上看來，她並不像我是一個女學生。她知道你已經結過婚了嗎？當然，她應該知道。你的朋友全知道你婚姻不如意。我知道他們可憐你，可是他們就不知道我這方面的苦處。他們要是知道了我的苦處，也就不會那麼說啦。（她太忙於咀嚼了，以致停下幾分鐘沒有說話）

海倫一定是一個了不起的女孩子，知道你結了婚，還那麼跟你偷偷摸摸的，請問，她指望些什麼呢？她希望我跟你離婚，讓她來嫁給你嗎？她以為我會糊塗到那步田

地，——跟你受够了活罪，我就離婚嗎？我才不幹哪！你不能够跟我離婚，這你自己也知道。誰也不能說我有過什麼錯兒。（喝了她最後一口咖啡）

說老實話，活該她吃苦。你要知道我的意思嗎？好，我給你講了罷，你的海倫比街上一個野雞好不了多少。（臥室裏傳來一陣緊急的呼痛聲）

你又把臉刮破了嗎？真叫活該。我答應給你錢，你爲什麼不上理髮店去呢？（站

起來，解下圍裙）好，我得出去了。（憤憤然）我的日子過得太美了！你再

這樣游手好閒下去，我可真真受不下去了。（什麼聲音抓住了她的耳朵，她停了

停，聚精會神地傾聽着。）瞧！你一定打翻水了，潑的那兒都是。別說你沒有打

翻。我聽見水在地上流哪。（一種模糊的恐怖表情籠罩着她的臉）亞弗萊德！你

爲什麼不回答我？（她慢慢走近臥室。聽到椅子翻倒和什麼沈重的東西掉在地板

上的聲音。她站着，因驚嚇而顫抖了起來。）

亞弗萊德！亞弗萊德！回答我！你把什麼東西打翻了？你酒還沒有醒嗎？（她再

也擋不住這種緊張的空氣，她衝進臥室）

亞弗萊德！

（她站在門口，望着內室的地板，惶恐莫知所措。接着她便瘋狂地喊了一聲，衝向另外那座門，開開鎖，慌慌張張拉開門，瘋狂地喊着，衝向外邊的過廊。）

——幕下——

奧尼爾

奧尼爾 Eugene O'Neill 是美國最著名的戲劇家，名優 James O'Neill 的兒子，生於一八八八年。他到七歲為止，一直跟着他父母在各處遊歷。此後進了學校，最後一年是在普令斯登大學讀完的。後來過着多年的漂泊和冒險的生涯，有探金者、戲子、水手和售貨員各種不同的生活經驗。他的足跡踏遍北美、南美、英國、南非洲各處。他關於海上生活和水手經歷的豐富智識顯露在他早年的幾個劇本裏。

經歷了海上生活之後，他又隨他父親出去賣藥，並且自己也做過戲子。後來他在新英報找得一個新聞記者的職位。在哈佛大學讀了一年書，他決然投身戲劇運動。他的處女作發表在 The Smart Set 雜誌上。那時候該雜誌的編者是 L. 孟肯，他賞識了 O'Neill 的天才，鼓勵他從事寫作。

奧尼爾最著名的戲劇有下列幾種：

The Moon of the Caribbees,

The Kämpfer Jones,

The Hairy Ape,

Beyond the Horizon,

Anna Christie,

The Great God Brown,

Desire under the Elms

Marco Millions,

Strange Interlude

——譯者——

本書付印倉卒，難免錯誤，
一切暫以演出爲準。